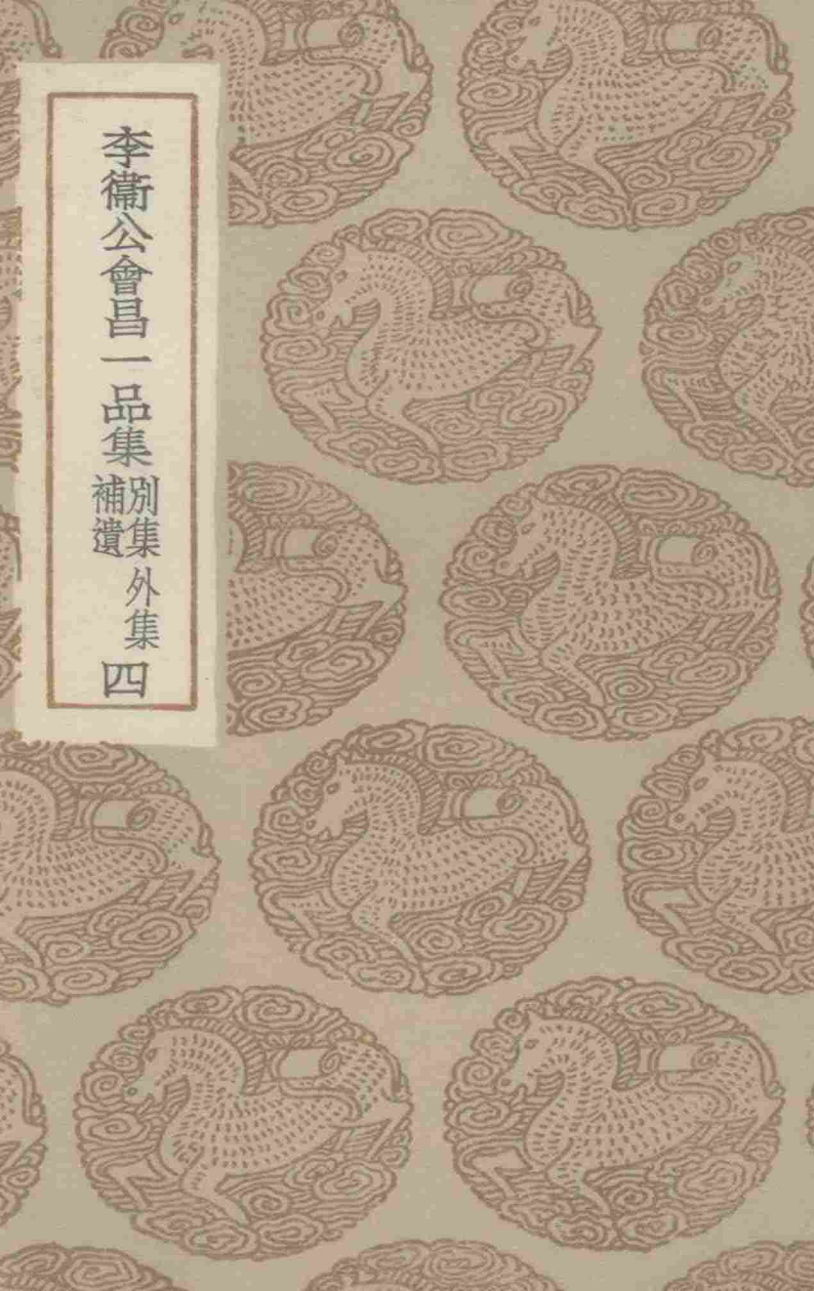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外集四
補遺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遺補 集外 集別

(四)

李德裕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外集補遺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李德裕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霖 沈抱秋 王永榜 王模）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九

平泉山居誠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懿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淒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川。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歲爲荒榛。首陽微岑。尙有薇蕨。山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翦荆棘。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爲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元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雖及矣。越蠶激文牛。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嚮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君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惟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平泉山居草木記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蒞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爲騷者必盡蓀莖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嵇山之海棠。樛檜。剡溪之紅桂。厚樸。海嶠之香檀。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鸞。楊梅。曲房之山桂。溫樹。金陵之珠柏。欒荆。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柏。南燭。宜春之柳柏。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嚴湍。廬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閒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於石。己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峽之嚴湍。琅邪臺之水石。布於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紅桂。嵇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槿。東陽之牝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樞。黃心梳子。朱杉。龍骨。闕二字。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穉子。金荊。紅筆。密蒙。句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

金松賦并序

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卽孔北海故臺。予因晚春夕景。命駕遊眺。忽覩奇木。植於庭際。

枝似檉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則翠葉金貫。粲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詢其所來。得於台嶺。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今開封植得地。枝葉茂盛。敍其所自。作此賦焉。

青春已暮。白日將夕。經顏子之故巷。訪孔公之舊宅。美珍本之在庭。得嘉名於樵客。纍纍本於台嶺。近徙根於簷隙。其柯肅肅。可比於貞松。其葉纖纖。實侔於瞿麥。風入葉而成韻。露垂柯而流液。不受命於嚴霜。諒同心於寒柏。含春靄而蔥蒨。映夕陽而的皪。疑翠尾之羣翔。若金潭之旁射。雜爽籟於篁竹。混品光於瑤碧。奇樹以垂珠而擅名。金松以潛穎而莫覲。亦猶處子在於隱淪。奇才遺於草澤。我有衡宇。依山岑寂。類仲長之清曠。如蕭宰之窮僻。託根此地。似在崖壁。殊橘柚之不遷。同甘棠之可惜。庶封植於園林。永愛玩而無斁。

靈泉賦并序

予林居西嶺。平壤出泉。廣不逾尋。而深則盈尺。自東鄰故丞相崔公至谷口。故丞相司徒李公。凡別墅五六。皆謂之平泉。實發源於此。觀其湧不騰沸。淡然冽清。冬溫夏寒。明媚可鑑。其靈泉之蘊也。予往歲獲戾放逐。再罹謫傷。泉必變色。久而後復。昔傅長虞庭有湧泉。以其色在夏則冷。涉冬而溫。乃爲神泉賦。况潛靈蘊異。美過神泉。因效原注。一作擬。長虞所作。偶成此賦。

山下出泉。厥壤非石。隨淺深而見底。實秋毫之可析。其壑若纖埃之映琉璃。微蟲之潛琥珀。玉瑕瑜而不掩。鏡妍媸而盡覲。且夫動則廣大。止則虛明。如君子之絕德。乃望表而見情。發源而東。百谷皆盈。既處高

而就下。雖遇坎而亦平。曩者方聘康衢。俄驚覆轍。泉色暫晦。含晶不發。又如塵掩懸黎。霧昏秋月。累夕而
翳。盈旬乃澈。爾其脈引清泚。環而荆扉。淪漣寫照。物色殊暉。孕蘋藻爲蒼碧。涵沙礫爲珠璣。歷長坂而鱗
爛。度小山而雪披。若乃砥石於字。析波入沼。凝虛白而逶迤。浮縹清而繚繞。氣潤蘅蘭。色滋松篠。含逸響
於桐林。動孤光於溪鳥。於是列植芳菊。華豔芊緜。漬潏瀾而更馥。搖霽景而相鮮。葉凝夕露。叢鶴秋煙。美
楚人之餐英。慕胡公之飲泉。况復自亭徂溪。蚤緣數里。懸瀑溜於碧潭。散浮湍於清泚。秉鵠舳以晨泛。聽
菱歌而夜起。見蒹葭之始香。疑沅湘之在此。重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三徑未荒。萬木向榮。感棣華之零
落。愴時鳥之相鳴。况閱水兮日逝。且歸來兮養生。

秋聲賦并序

昔潘岳寓直騎省。因感二毛。遂作秋興賦。况余百齡過半。承明三入。髮已皓白。原注。自中書舍人及
今。三參掖垣。清秋可悲。尙書十一丈。鵷掖上寮。人文大匠。聊爲此作。以俟知音。

露華肅。天氣晶。碧空無氛。霽海清明。當其時也。草木陰蟲。皆有秋聲。自虛無而響作。由寂寞而音生。始蕭
瑟於林野。終混合於太清。出哀壑而憤起。臨悲谷而怨盈。朔鴈聽而增逝。孤猿聞而自驚。此聲也。異桐竹
之韻。非金石之鳴。足以動羈人之魄。感君子之情。况乎臨淄藻思。薛縣英名。遽興華屋之歎。預想曲池之
平。豈待琴而魂散。固聞笛以涕零。亦有毀家蔡琰。降北李卿。聽朔吹之夜動。見霜鴻之曉征。既慷慨而誰
訴。獨洑瀾而流縷。雖復蘇門傲世。秦青送行。詎能寫自然之天籟。究吹萬之清冷。客有貞詞瀏灑。逸氣縱

橫賦掩漏卮之妙。文同蟠木之精。聊染翰以寫意。期報之以瑤瓊。

牡丹賦并序

余觀前賢之賦草木者多矣。靡不言託植之幽深。採斲之莫致。風景之妍麗。追賞之歡愉。至於體物。良有未盡。惟牡丹未有賦者。聊以狀之。僕射十一丈。蔚爲儒宗。詞賦之首。聲氣所感。或能相和。又見陳思王賦序。多言命王粲劉楨繼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同作。

青陽既暮。鸚鵡已鳴。念蘭若之方歇。歎桃李之陰成。惟翠華之豔煥。傾百卉之光英。抽翠柯以布素。粲紅芳而發榮。其始也。碧海霽澄。驪珠躍出。深波曉霽。丹萍吐實。煥神龍之銜燭。皎若木之並日。其盛也。若紫芝連葉。鴛鴦比翼。奪珠樹之鮮輝。掩非煙之奇色。脩忽摘錦。紛葩似織。其落也。明豔未褪。紅衣如脫。朱草柯折。珊瑚枝碎。霞既燦而轉妍。紅欲消而猶絳。爾乃獨含芳意。幽怨殘春。將獨立而傾國。雖不言兮。似人觀其露彩。猶泣一作泣。日華初照。煜其晨葩。情若微笑。色雖美而自豔。類河濱之窈窕。逮乎的皪含景。離披向風。鉛華春而思蕩。蘭澤晚而光融。情放縱以自得。凝若煥之冶容。既而華豔悅惚。繁華遽畢。驚寶雉之乍迴。想江妃而復出。望獻璫之玉。俄以蔽光。感懷珮之川。悵然如失。客顧余曰。勿謂淑美難久。徂芳不留。彼妍華之閱世。非人壽之可儔。君不見龍驤閑閤。池臺御溝。堂挹山林。峰連翠樓。有百歲之芳叢。原注。今京師精舍甲第。猶有天寶中牡丹在。無昔日之通侯。豈暇當飛藿之時。始嗟零落。且欲同樹萱之意。聊自忘憂。

近於伊川卜山居將命者畫圖而至欣然有感聊賦此詩兼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鶴乙巳歲作。

弱歲弄詞翰遂叨明主恩懷章過越邸建旆守吳門西圯陰難駐東臬意尙存慚逾六百石愧負五千言寄世知一作如嬰繳辭榮類觸藩欲追縣上懸况近子平村邑有桐鄉愛山餘黍谷喧既一作雖非逃相地乃是故侯園野竹多微徑巖泉豈一源映池方一作芳樹密傍澗古藤繁邛杖堪扶老黃牛已服轅只應將唳鶴幽谷共翩翻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一首中書作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渠豈不念歸路徘徊畏簡書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疏歿世有遺恨精誠何所如嗟予寡時用夙志在林間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繞舍下修竹蔭庭除幽徑松蓋密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鳥近復躍鱗魚少室映川陸鳴皋對蓬廬張何舊寮案原注予與吏部乃金門寮故也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玉瞻前慚魏舒

夏晚有懷平泉林居宜春作

孟夏守畏途捨舟在徂暑愀然何所念念我龍門塢密竹無蹊徑高松有四五飛泉鳴樹間颯颯如度雨蘭桂秀層嶺芳蕓媚幽渚穉子候我歸衡門獨延佇誰言聖與哲曾是不懷土公旦既思周宣尼亦念魯矧余竄炎裔日夕誰晤語眷關悲子牟班荆感椒舉悽悽視環玦惻惻步庭廡豈待莊鳥吟方知倦羈旅

早秋龍興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舊從事宜春作

江亭感秋至。蘭徑悲露滋。秔稻秀晚川。杉松鬱一作蔚晴曦。嗟予有林壑。茲夕念原一作繁衍。綠篠一作竹連嶺多。青莎近溪淺。淵明菊猶在。仲蔚蒿莫翦。喬木粲淩苕。一作霄陰崖積幽薜。遙思伊川水。北渡龍門峴。蒼翠雙闕間。逶迤清灘一作溪轉。故人在鄉國。歲晏路悠緬。惆悵此生涯。無由共登踐。

比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江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是蜀道一作苗草徒得嘉名因賦是詩兼贈

陳侍御金陵作

昔聞紅桂枝。一作樹獨秀龍門側。越叟遺數株。周人未嘗識。平生愛此樹。攀翫無由得。君子知我心。因之爲羽翼。豈煩嘉客譽。且就清陰息。來自天姥岑。長疑一作凝翠嵐色。芬芳世所絕。偃蹇枝漸直。瓊葉潤不彫。珠英粲如織。猶疑翡翠宿。想待鷓鴣一作鷺食。甯止暫淹留。終當更封植。

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

我有愛山心。如飢復如渴。出谷一年餘。常疑十年別。春思巖花爛。夏憶寒泉冽。秋憶泛蘭卮。冬思翫松雪。晨思小山桂。暝憶深潭月。醉憶剖紅梨。飯思食紫蕨。坐思藤蘿密。步憶莓苔滑。晝夜百刻中。愁腸幾回絕。每念羊叔子。言之豈常輟。人生不如意。十乃居七八。我未及懸輿。今猶佩朝紱。焉能逐麋鹿。便得遊林樾。范恣滄波舟。張懷赤松列。惟應詎身恤。豈敢忘臣節。器滿自當敝。物盈終有缺。從茲返樵徑。庶可希前哲。

思歸赤松村呈松陽子

昔人思避世。惟恐不深幽。禽慶潛名岳。鷗夷漾釣舟。顧余知止足。所樂在歸休。不似尋山者。忘家恣遠遊。

近臘對雪有懷林居

蓬門常晝掩。竹徑寂無人。鳥起飄松霰。麇行動谷榛。應知一作惟應禽魚侶。一作得與薜蘿親。遙憶平泉望。溪煙已發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十

思山居十首

清明 一作寒食後憶山中

遙思寒食後。野老林下醉。月照一山明。風吹百花氣。飛泉與萬籟。髣髴疑簫吹。不待曙華分。已應喧鳥至。

題寄商山石

綺皓巖中石。嘗經伴 一作坐。隱淪。紫芝呈 一作餘。幾曲。紅蕚闕千春。聊用支琴尾。甯惟倚病身。自知來處所。何暇問嚴遵。

憶種苾蒢時

尚平方畢娶。疏廣念歸期。澗底松成蓋。簷前桂長枝。徑開芳草合。山靜落花遲。雖有苾蒢園在。無因及種時。

春日獨坐思歸

壯齡心已盡。孤賞意猶存。豈望圖麟閣。惟思臥鹿門。無謀堪適野。何力可拘原。只有客 一作容。身去幽山自灌園。

思登家山林嶺

自知無世用。只是愛山遊。舊有嵇康嬾。今慚趙武偷。登巒未覺疾。泛水便忘憂。最惜殘筋力。捫蘿徧一邱。

思鄉園老人

常羨華門翁。所思惟歲稔。遙知松月曙。尙在山窗寢。蘭氣入幽簾。禽言傍孤枕。晨興步巖徑。更酌寒泉飲。寄龍門僧

憶藥苗

龍門有開士。愛我春潭碧。清景出東山。閑來翫松石。應憐林壑主。遠作滄溟客。爲我謝此僧。終當理歸策。溪上藥苗齊。丰茸正堪掇。皆能扶我壽。豈止堅肌骨。味掩商山芝。英逾首陽蕨。豈如甘谷士。只得香泉啜。原注。南陽甘谷有菊水。是湖廣飲者。

憶村中老人春酒原注。有劉楊二叟善釀。

二叟茅茨下。清晨飲濁醪。雨殘紅芍藥。風落紫櫻桃。巢燕銜泥疾。簷蟲挂網高。閑思春谷事。轉覺宦途勞。憶葛勝一作藤木禪牀

憶我齋中榻。寒宵幾獨眠。管甯穿亦坐。徐孺去常懸。蟲網垂應徧。苔痕染更鮮。何人及身在。歸對老僧禪。初夏有懷山居

山中有所憶。夏景始清幽。野竹陰無日。巖泉冷似秋。翠岑當累榭。皓月入輕舟。只有思歸夕。空簾且夢遊。張公超谷中石

鼓篋依綠槐。橫經起秋霧。有時連岳客。尙辨絃歌處。自予去幽谷。誰人襲芳杜。空留古苔石。對我巖中樹。

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遙望山居卽事

初歸故鄉陌極望且徐輪。近野樵蒸至。平泉煙火新。農夫饋雞黍。漁子薦霜鱗。惆悵懷楊僕。慚爲關外人。

伊川晚眺

桑葉初黃梨葉紅。伊川落日盡無風。漢儲何假終南客。角里先生在谷中。

潭上喜見新月

簪組十年夢。園廬今夕情。誰憐故鄉月。復映碧潭生。皓彩松上見。寒光波際輕。還將孤賞意。暫寄玉琴聲。

郊外卽事奉寄侍郎大尹

高秩慚非隱。閑林喜退居。老農爭席坐。穉子帶經鋤。竹徑難迴騎。仙舟但跋予。豈知陶靖節。祇自愛吾廬。

山居遇雪喜道者相訪

幽居近谷西。喬木與山齊。野竹連池合。巖松映雪低。喜君來白社。值我在青谿。應笑於陵子。遺策自灌畦。

雪霽晨起

雪覆寒溪竹。風卷野田蓬。四望無行跡。誰憐孤老翁。

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見呼愧獲方外之名因此詩爲報奉寄劉賓客

非高柳下逸。自愛竹林閑。才異居東里。愚因在北山。徑荒寒未掃。門設晝長關。不及鴟夷子。悠悠煙水間。

早春至言禪公法堂憶平泉別業金陵作

昔我伊原上，孤遊竹樹間。人依紅桂靜，鳥傍碧潭閑。松蓋低春雪，藤輪倚暮山。永懷桑梓邑，衰老若爲還。

峽山亭月夜獨宿對櫻桃花有懷伊川別墅金陵作

皎月照芳樹，鮮葩含素輝。愁人惜春夜，達曙想巖扉。風靜陰滿砌，露濃香入衣。恨無金谷妓，爲我奏思歸。

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自此並淮南作

望伊川

遠村寒食後，細雨度川來。芳草連谿合，梨花映墅開。檣籬懸落照，松徑長新苔。向夕亭皋望，遊禽幾處回。

潭上紫藤

故鄉春欲盡，一歲芳難再。巖樹已青蔥，吾廬日堪愛。幽溪人未去，芳草行應礙。遙憶紫藤垂，繁英照潭黛。

書樓晴望

幽居人世外，久厭市朝喧。蒼翠建雙闕，微茫認九原。原注：東望盡見萬安山南名臣邱壘。殘紅一作虹，映

羣樹斜日照轅轅。薄暮柴扉掩，誰知仲蔚園。

西嶺望鳴皋山

高秋對涼野，四望何蕭瑟。遠見鳴皋山，青峰原上出。晨興採薇蕨，向暮歸蓬華。詎假數揮金，餐和養餘日。

瀑泉亭

向老多悲恨，悽然念一邱。巖泉終古在，風月幾年遊。菌閣饒佳樹，菱潭有釣舟。不知羊叔子，名與峴山留。

紅桂樹原注。此樹白花紅心。因以爲號。

欲求塵外物。此樹是瑤林。後素合餘綯。如丹見本心。妍姿無點辱。芳意託幽深。願以鮮葩色。凌霜照碧潭。

金松原注。出天台山。葉帶金色。

台嶺生奇樹。佳名世未知。纖纖疑大菊。落落是松枝。照日含金晰。籠煙澹翠滋。勿言人去晚。猶有歲寒期。

月桂原注。出蔣山。淺黃色。

何年霜夜月。桂子落寒山。翠幹生巖下。金英在世間。幽崖空自老。清漢未知還。惟有涼秋夜。嫦娥來暫攀。

山桂原注。此花紫色。英蕤繁縷。

吾愛山中樹。繁英滿目鮮。臨風飄碎錦。映日亂非煙。影入春潭底。香凝月榭前。豈知幽獨客。賴此當朱絃。

柏原注。別樹經霜暫紅。惟此柏枝葉盡丹。四時一色。一本題作朱柏。

聞有三株樹。惟應祕閨風。珊瑚不生葉。朱草又無叢。未若淩雲柏。常能終歲紅。晨霞與落日。相照在巖中。

芳蓀原注。生茅山東溪。陶隱居謂之溪蓀。花紫色。生淺水中。

楚客重蘭蓀。遺芳今未歇。葉抽清淺水。花照暄妍節。紫豔映渠鮮。輕香含露結。一作潔。一作發。離居若有

贈。暫與幽人折。

流盃亭

激水自山椒。析波分淺瀨。回環疑古篆。詰曲如縈帶。甯翹羽觴遲。惟觀一作食。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皓月

臨松蓋

東谿

近蓄東谿水。悠悠起淥波。綵鷺留不去。芳草日應多。夾岸生奇篠。緣巖覆女蘿。蘭橈思無限。爲感濯纓歌。

鵝灘

清泚雙鵝鵠。前年海上雛。今來戀洲嶼。思若在江湖。欲起搖荷蓋。閑飛濺水珠。不能常泛泛。惟作逐波鳬。

西園

西園最多趣。永日自忘歸。石瀨流清淺。峯岑澹翠微。曉翻紅藥豔。晴裊碧潭輝。獨望娟娟月。宵分半掩扉。

海石楠

昔見歷陽山。雞籠已孤秀。今看海嶠樹。翠蓋何幽茂。霰雪詎能侵。原注。此樹枝葉密。霜雪不侵。煙嵐自相

揉。攀條獨臨憩。况值清陰晝。

雙碧潭

清刻與嚴湍。潺湲皆可憶。適來玩山水。無此秋潭色。莫辨幽蘭叢。難分翠禽翼。遲遲洲渚步。臨眺忘餐食。

竹徑

野竹自成徑。繞溪三里餘。檀欒被層阜。蕭瑟蔭清渠。日落見林靜。風行知谷虛。田家故人少。誰肯共焚魚。

花藥欄原注。花藥四時相續。常可留翫。

蕙草春已碧。蘭花秋更紅。四時發英豔。三徑滿芳叢。秀色濯清露。鮮輝搖惠風。王孫未知返。幽賞竟誰同。
自敘原注。非向子徧遊五嶽。

五嶽徑雖深。徧遊心已蕩。苟能知止足。所遇皆清曠。七十難可期。一邱乃微尚。遙懷少室山。常恐非吾望。
首夏清景想望山居一本。此下有贈幕僚三字。

嘉樹陰初合。山中賞更新。禽言未知夏。蘭徑尙餘春。散滿羅垂帶。扶疏桂長輪。丹青寫不盡。宵夢歎非真。
累樹空留月。虛舟若待人。何時倚蘭棹。相與掇汀蘋。

思平泉樹石雜詠十首

釣臺

我有嚴湍思。懷人訪故臺。客星依釣隱。仙石逐槎回。倒影含清沚。凝陰長碧苔。飛泉信可挹。幽客未歸來。
似鹿石

林中有奇石。髣髴獸潛行。乍似依巖桂。還疑食野苹。茸長綠薜映。班細紫苔生。不是見羈者。何勞如頓纓。
海上石笋

常愛仙都山。奇峰千仞懸。迢迢一何迴。不與衆山連。忽逢海嶺石。稍慰平生憶。何以似一作慰我心。亭亭孤且直。

疊石原注。此石韓給事所遺。

潺湲桂水湍。漱石多奇狀。鱗次冠煙霞。蟬聯疊波浪。今來碧梧下。迴出秋潭上。歲晚苔蘚滋。懷賢益惆悵。
重臺芙蓉。芙蓉含露時。秀色波中溢。玉女襲朱裳。重重映皓質。晨霞耀丹景。一作紫。片片明秋日。蘭澤多衆芳。妍姿不相匹。

白鷺鷥

余心憐白鷺。潭上日相依。拂石疑星落。凌風似雪飛。碧沙常獨立。清景自忘歸。所樂惟煙水。徘徊戀釣磯。
海魚骨

昔日任公子。期年釣此魚。無由見成岳。聊喜識專車。皎皎連霜月。高高映碧渠。陶潛雖好事。觀海只披圖。
泛池舟

桂舟蘭作棹。芬芳皆絕世。只可弄潺湲。焉能濟大川。樹懸涼夜月。風散碧潭煙。未得同魚子。菱歌共扣舷。
舴艋舟

無輕舴艋舟。始自鷗夷子。雙闕挂朝衣。五湖極煙水。時遊杏壇下。乍入湘川裏。永日歌濯纓。超然謝塵滓。
二猿

釣瀨水漣漪。富春山合沓。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衝網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由碧潭飲。爭接綠蘿枝。
思在山居日偶成此詠邀松陽子同作

聞思昔歲事，忽忽念伊川。原注：一作興。步秋坂，滿山聞石泉。回塘碧潭映，高樹綠蘿懸。露下叫田鶴，風來嘶晚蟬。懷茲長在夢，歸去且無緣。幽谷人未至，蘭若應更鮮。

重憶山居六首

平泉源

出谷纔浮芥，中國已滙觴。逶迤過竹塢，浩淼走蘭塘。夜靜聞魚躍，風微見鴈翔。從茲東向海，可泛濟川航。

泰山石原注：兗州從事所寄。

鷄鳴日觀望，遠與扶桑對。一作外。滄海似鎔金，衆山如點黛。遙知碧峰首，獨立煙嵐內。此石依五松，蒼蒼幾千載。

巫山石

十二峰前月，三聲猿夜愁。此中多怪石，日夕漱寒流。必是歸星渚，先求歷斗牛。原注：揚州是斗牛分，還疑煙雨舞，髣髴是嵩邱。

羅浮山原注：番禺連帥所遺。

龍伯釣鼈時，蓬萊一峰坼。原注：變瀾廣州記。羅浮山是蓬萊邊，山浮來，飛來碧海畔。遂與三山隔，其下多長溪。原注：茅君內傳：山下有七十二長溪。潺湲淙亂石，知君分一作介。如此，贈逾荆山璧。

瀾潭石原注：番禺見遺。

常疑六合外。未信漆園書。及此聞溪漏。方欣驗尾閭。大哉天地氣。呼吸有盈虛。美石勞相贈。瓊瑰自不如。
釣石原注。於谿人處求得。

嚴光隱富春。山色谿又碧。所釣不在魚。揮綸以自適。余懷慕君子。且欲坐潭石。持此返伊川。悠然慰衰疾。
懷伊川郊居

衰疾常懷土。郊園欲掩扉。雖知明目一作日地。不及有身歸。羣樹秋陰徧。伊原霽色微。此生看白首。良願已應違。

晨起見雪憶山居

忽憶巖中雪。誰人拂薜蘿。竹稍低未舉。松蓋偃應多。山溜隨冰落。林廡帶霰過。不勞聞鶴語。方奏苦寒歌。
憶平泉雜詠十首

憶初暖

今日初春暖。山中事若何。雪開喧鳥至。澌散躍魚多。幽翠生松柏。一作梧輕煙起薜蘿。柴扉常晝掩。惟有野人過。

憶辛夷原注。余赴金陵日。辛夷欲開。

昔年將出谷。幾日對辛夷。倚樹憐芳意。攀條惜歲滋。清陰須暫憩。秀色正堪思。只待揮金日。慙慙泛羽卮。
憶寒梅

寒塘數樹梅。常近臘前開。雪映綠巖竹。香侵泛水苔。遙思情景暮。還有野禽來。誰是攀枝客。茲辰醉始迴。

憶藥欄

野人清旦起。埽雪見蘭芽。始吠春泉入。惟愁暮景斜。未抽萱草葉。纔發款冬花。誰念江潭老。中宵旅夢賒。

憶茗芽

谷中春日暖。漸憶掇茶英。欲及清明火。能銷醉客醒。松花飄鼎泛。蘭笑入甌輕。欲罷閑無事。捫蘿谿上行。

憶野花原注。余未嘗春到故園。

惟遊洛陽道。未識故園花。曉憶東谿雪。晴思冠嶺霞。谷深蘭色秀。村迴柳陰斜。悵望龍門晚。誰知小隱家。

憶春雨

春鳩鳴野樹。細雨入池塘。潭上花微落。溪邊草更長。梳風白鷺起。拂水綵鸞翔。最羨歸飛燕。年年在故鄉。

憶晚眺

伊川新雨霽。原上見春山。縱嶺晴虹斷。龍門宿鳥還。牛羊平野外。桑柘夕煙間。不及鄉園叟。悠悠盡日閑。

憶新藤

遙聞碧潭上。春晚紫藤開。水似晨霞照。林疑綵鳳來。清香凝島嶼。繁豔映莓苔。金谷如相並。應將錦帳回。

憶春耕

郊外杏花坼。林間布穀鳴。原田春雨後。谿水夕流平。野老荷蓑至。和風吹草輕。無因共沮溺。相與事巖耕。

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章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寄詩以謝

未謝留侯疾常懷仲蔚園閑謠紫芝曲歸夢赤松村忽改蓬蒿色俄吹黍谷暄多慚孔北海傳教及衡門

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長地轉幽深悵然思歸復此作

忽聞樵客語暫慰野人心幽徑芳蘭密閑庭秀木深鷹鷂來澗底鳬鵲徧川潯誰念滄溟上歸歟起歎音

臨海太守惠予赤城石報以是詩

聞君採奇石翦斷赤城霞潭上倒虹影波中搖日華仙巖接絳氣谿路雜桃花若值客星去便應隨海槎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一

窮愁志并序

予頃歲吏道所拘沈迷簿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論庶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四卷消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美其德原注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淑媛之言輟飧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飧紫芝以爲糧飲清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惟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

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尙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尙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一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繇此而興。余謂漢祖建封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疆論

揚子美辟疆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疆啓之。向使留侯尙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濫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紿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尙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屢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

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尙權譎明矣。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爰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疆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原注盎曰諸呂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爰公者難與並爲仁矣盎惟有正愼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漢昭帝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鷓鴣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

疑賈生擅權紛亂。欲疏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權酤。亦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歿。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帝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性好音樂。與宏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癖。一作僻。蓋儒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一作衡。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略曰。高帝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元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形。綜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尙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賁、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

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先帝之世，石顯豈能隱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寵上書，遂致於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豈得謂之牽於文義乎？於讒邪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亮直矣。賈、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旣衰，至成哀凌替，纔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潸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甯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遘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質薄爲數奇，敦厚碩大爲多福。樂昌、威重、真漢，相容貌，攝單于，而遘惑於時，遇讒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蟻皆得保其生，余

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燮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資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己不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况太后尙存。惟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娛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鬪於鄭。鶴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羊祜留賈充論

任愷庾尹原注庾爲河南尹名犯廟諱字又非僕所以不書以賈充邪僻欲其疏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惟羊祜密表留之祜豈悅賈充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卽其子孫所寄心腹惟賈充而已充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祜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後世翼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寢微。王道凌替。續緒之初。如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評之詳矣。然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惟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於此。必爲美政。泉臺見妖。尙不可毀。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隕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非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贊魏德。惟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二

舊臣論

咸聞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
舉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尙不易蕭何
之規。况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己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
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覩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踣撫先王
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
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
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黜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
周子孫。世有令名。皆有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宜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
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
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原注。漢書稱。因救天下郡

邸獄繫者是恩及四海也。又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徵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者。豈用法雖深。而所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好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惟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淡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公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原注。世謂王劉之儔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偶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常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概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諱。原注：劉李二人。名各不便。故書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惟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司土。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窺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桓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故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爲五霸之首。中代蜀主之任孔明。苻堅之用景略。雖關羽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

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反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耆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違管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又曰。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慎獨論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慎獨矣。能懼顯親。原注。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觀。不爲暗欺。忠信參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爲患矣。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人趙孟之門者。覩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於觸槐。所以知其不爲患也。向使趙孟未開寢門。尙安衽席。思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爲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言。人不可以不誠矣。若乃懷詐飾智。意忌貌親。人已見其肺肝。而自謂無迹。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此汲黯所以面折公孫宏。留言李息。莊周稱賊莫大於德。爲一本無爲字。有心以有眼。爲德者尙不可以有心眼。况爲惡者乎。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爲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祇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能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惟王

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惑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願優游而不獲。原注。裴頠勸廢賈后。華答以庶可優游。卒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所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忤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卽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邱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搆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撻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惟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蔡澤。退而不辱。虞邱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爰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爰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如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氣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爰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惟鋤麀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甯。原注：紇干承基爲承乾賊于志甯，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爲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宏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惟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惟漢高祖盡之。鯨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簪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葷粥，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裾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盎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有閔天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鵲鴿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爲仁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原注。幼孺名敝。姓非便。故不書。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

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開東宮爲人所搆。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知。聞之必寤。既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日。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寤。况一子乎。是以漢高觀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元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鼓鼗之間。默然而笑。皆外感中寤。屈己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三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渙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疏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宏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惟有平津。政出一空。原注。出呂覽。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宏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宏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議謀哉。况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

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志。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闕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列高位。余門客崔世叔。卽宋廣平之維私也。原注。崔世叔名犯廟諱。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其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意愈密。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伐國論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

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爲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美之色。疊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苻堅納慕容娣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原注。苻堅於五將山破滅。梁武取東晉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以隕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荊。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爲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觀廬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反。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惟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旣妙。一作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原注。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

韻猶與元勳包田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原注：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尙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旣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任臣論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固不常有。齷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愚魯樸鄙之人。亦不害國。惟異於人者。可以懼矣。原注：世所謂差人也。何者。陳侯愛郭紹。以興侮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社之夢。屠黍稱國之興也。天遣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與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爲此先兆。故知遠君子。近小人。汙澤所以興刺也。鸚鵡止於魯郊。下展禽之故也。鵜鴂集於魏沼。不用管甯之應也。是以鸚鵡來而師乙歎。鵬鳥至而賈生懼。戴鷁巢而張臻悲。微禽尙能爲害。况異於此者。昔殷宗懼而修德。以消雉雊之變。魏明樂以酣身。不免鷹揚之恨。可以做戒哉。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元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

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原注：僞一行稱調盈虛，御輕重，惟太公管仲雖霸者之佐，不及太公，亦不宜比商鞅。孰可與吳起同類耳。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邱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邱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羽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中，棄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甯鬪智，不能鬪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知，不足稱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隙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寢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原注：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噉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凶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

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爲怪哉。大道之行。當齏粉矣。

虛名論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又曰。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干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與元成之際。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譏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覲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惟恥不及。豈蚩蚩負歷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太山之安。可以痛心哉。

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領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賂。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贏。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實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豕。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

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揚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爲非。揚雄以權酷與歎。稱其職者。必皆挾工商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宏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以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宏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爲之甚痛哉。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疏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宏恭石顯。所以得靈政矣。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宏、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顛。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故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於東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

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下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思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閒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一本皆作大字、帝與之、將軍資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濯然淚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裨昭日請苑中牢醴、以爲朝恩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卽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遊徼搏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畫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尙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皆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旣

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義唐之帝號。漢武翦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略。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鞀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玩。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齋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詐多誕。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爲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衒其術。面欺明主者。亦鮮矣。時旣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樂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爲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羅延婆娑寐。遂之歸國。斯可爲後王法矣。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難信。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辟者。疏遠之。則無患矣。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惟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背

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鵠食槩而懷音。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鵠遠矣。至於白公負卵翼之德。宰嚭遺灌漑之恩。陳餘棄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賊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飢寒。莫保性命。於高貨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義仁愛。則是取貨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廉恥而不爲。是有償金者之行矣。若能忍饑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言盜賊未爲害矣。然操戈鋌。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者。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四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回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若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之異人。况兼有榮樂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斧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慚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相以拔葵。皆爲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夭壽。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近世良相論

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顏鑄二篇。原注。顏子名犯廟諱。不書。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惟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

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救其患難而已。惟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宏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辨。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彫。藜藿由是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原注。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左僕射陳司徒。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爲寶也。廉而不剡。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原注。此謂故中書王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應變膺敏。幾可以成務。知足以取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原注。此謂故中書車司空。故侍中李司空。困於臲臲。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沈。而鸞翮長鏃。靈均之九死無悔。柳下之三黜非辜。既沒不瞑。號於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原注。此謂故臨淮李司空也。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者耳。

近世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惟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抵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外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鸛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羣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生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賈高竟能以不生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甯恨於不食。陸續豈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詞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賈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亦與疾遠竄。渣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銖鎰全性命者。尙十無二三。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折羣疑相論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爲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縣有盱眙。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瑩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

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以上。色美者。雖鉤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論

語曰。某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惟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躬。百姓不見。若非徧走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惟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翦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爲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尙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論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知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激。

採之者尋石脈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儻至人道奧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疏矣。昔人間揚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未若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密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祥瑞論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美至麗。無不爲妖。觀之宜先戒懼。不可以爲禎祥。何以言之。桓靈之世。多鸞鳳。邱墳之上。生芝草。世人以芝草爲孝思所感致。深不然也。夫芝草神仙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次可以保永年。生於邱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則瞽瞍之墓。曾皙之墳。宜生萬株矣。何者。爲仁孝之瑞。惟甘露降於松柏。縞鹿素鳥。馴擾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遇。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遇自以爲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去世。又餘姚守盧君在郡時。原注。盧上名從。有芝草生於督郵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爲叛將栗鑪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目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竊娘。皆爲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元石爲魏室之妖。啓將來之瑞。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穀雉雊之變耳。

冥數有報論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無謂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在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協於沙邱。爲諡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惟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原注。姓姜。不知其名。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譴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灑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續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急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節符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由西蜀。

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惟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祕。莫得預聞乎。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摩。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其在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惟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爲矣。其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梁武論原注。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殘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肢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不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寶。必不操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爲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斂氓俗。竭經國之費。破人生之產。勞役不止。杼柚其空。閭閻偏方。不堪其弊。以此徵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喜徵論

陸賈稱。嬉子垂而百事喜。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嘗思之。蓋以人肖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歆然感氣。發於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燭涵煦。

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沈悴。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蟪蛄。垂於檐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燼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補遺一卷

文

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卿道崇德茂。體方行正。業成廊廟。心存邱壑。往以時事。來還宰旅。秉此難進。確然莫奪。雖違父辟之望。實有鎮浮之益。深惟元老。想見高風。師範之尊。東宮莫二。舉茲崇秩。明昭有德。公器斯在。雅道有光。宜略常謙。卽膺成制。

與點憂王書

皇帝敬問點夏王。時及陽和。想比佳適。注吾合素等至。省表并進馬事。具悉。國王陰山雄勁。朔野英雄。包智略以周身。推誠明而有衆。聲高夷落。威重藩疆。專遣使臣。遠獻名馬。嚮化之誠。旣展。輸忠之效。頗明。臨軒省章。輟食嘉歎。眷言忠藎。甯忘寢興。頃於貞觀中。彼國常奉朝貢。亦授官爵。寵錫而還。爾後但訝音耗。久乖。不知中爲回鶻所隔。及覽來表。方嘉壯圖。蓄銳多年。乘機大舉。快雪冤憤。豁開心懷。回鶻之營壘。旣平。國家之山河不間。旣爲鄰境。遂閱貢章。又知破回鶻之時。取得太和公主。特遣專使。送歸闕庭。雖間行至中途。卻爲回鶻所奪。在國王遵以禮義。推之和甯。遠同族之讎嫌。厚親鄰之恩信。賢明如此。愧慰難名。回鶻頃以失國爲詞。款塞相託。朕以動親是念。拯卹屢加。曾不知恩。漸開稔惡。賤棄公主。侵暴平人。日尋

千戈時竊牛馬。朕爲全舊好。不下明誅。歲月滋深。邊防將倦。各用長策。繼彰殊勳。焚帳幕而公主歸還。透網羅而元惡逃遁。顧其餘類。何所寄生。國王遠聞。想同深慰。然猶恐奔竄。尙有凶姦。又慮侵彼封疆。將復讎怨。國王亦須嚴爲備擬。善設機謀。同務討除。盡其根本。無貽後患。勉繼前修。親仁善鄰。惟彼與此。勿謂遐遠。常存寤思。因注吾合素回。且先詔示。其他禮命。續專遣使宣慰。想宜知悉。

薦處士李源表

臣伏見賈誼云。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自天寶之後。俗尙浮華。士罕仗義。人懷苟免。至有棄城郭委符節者。其身不以爲恥。當代不以爲非。臣恐風俗旣成。紀綱皆廢。此當今之急務。教化所宜先也。臣訪聞處士李源。卽故禮部尙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愷之少子。天與貞孝。嗣茲忠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放懷山澤。罕至人落。暨於衰暮。多依慧林佛寺。以其本愷別業。就寓殘生。從僧住持。不舉煙爨。隨僧一食。以至五十餘年。嗜欲靡窺。精巖同衆。寺之舊殿。則愷之寢堂。源過必敬趨。未嘗登踐。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忘形患苦。絕意貪緣。迎斥浮虛。就專志節。則孰能挺操不易。沈身無聲。處薄自頤。終老彌篤。且愷之忠烈。實冠古今。當逆羯屠陷。颶驅響從。而愷抗節誓心。約義同列。居朝守位。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繇愷益勸。而源名銷迹滅。徵訪不加。實主於居方之臣。歷政之闕也。况源嘗守沈默。不語是非。或心交靜求。理契深要。一言開析。百慮洗然。致君阜時。指象如見。抱此貞用。棄於清朝。臣竊爲陛下深惜。伏乞就授一官。召赴京闕。仍以事迹宣付史館。則

聖代有求賢之盛。朝廷美得材之難。懼之貞烈如存。源之承荷不墜。忠孝之美。并集懋門。光嗣德於一時。激爲臣於千古。

請罷呈榜奏

舊例進士未放榜前。禮部侍郎徧到宰相私第。先呈及第人名。謂之呈榜。比聞多有改換。頗致流言。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無畏忌。取士之濫。莫不繇斯。將務責成。在於不撓。既無取舍。豈必預知。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臣等。仍向後便爲定例。如有固違。御史糾舉。

停進士宴會題名疏

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淺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

論喪葬踰制疏

應百姓厚葬。及於道途盛陳祭奠。兼設音樂等。閭里編氓。罕知教義。生無孝養可紀。沒以厚葬相矜。器仗

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辨。生產儲蓄。爲之皆空。習以爲常。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奠。並請不許以金銀錦繡爲飾。其陳設樂音者。及葬物稍涉僭越者。並勒毀除。結社之類。任充死亡。喪服糧食等用。使。如有人犯者。並準法律科罪。其官吏以上不能糾察。請加懲責。仍請委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臺司。伏請令文及故實不載者。令更條檢校官。令文不載。令請檢校官。一品二品請同五品。五品以下並請同九品。如有曾任正官。依本官品第儀則。其準敕試官。亦同九品儀。如升朝官者。請據本官品第升降。闕。例凡喪皆有品第。恐或無知之人妄稱官秩。自今以後。除升朝官見任官亡歿外。餘官去事前五日。須除將告語。或敕牒於本巡使呈過。判押文狀。行人方可供應。佐命殊功。當朝立功。名傳遐邇。特敕優旨。準會典例。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爲華飾。右具本朝舊本例如前。今後令兩巡使祇據官秩品級與判狀。其餘一物以上不得增加。兼勒驅使官與金吾司并門司同力轄鈴。如有大段踰越。卽請據罪科斷。行人兼不得追領。喪葬之家。別有勘責。奉敕如過制度。不許尺寸事數。其假賃行人。徒二年。喪葬之家。卽不問罪。仍付所司。

太和新修辨謗略序

臣聞行險而言。闕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而被誣者。非己所召。是盜之所憎也。夫理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膚受不納。人君辨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爲不才所忌。有功爲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况僞必亂真。佞實似智。鑠金之口。不謀而同。唱成雷之效。未響而先合。以

羣陰而蔽孤陽。以衆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巧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辨。亦良可哀哉。伏惟皇帝陛下。體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無私之照。視聽自天。神明其化。惡淫哇之亂聽。疾紫色之眩目。鑒其讒說。常詠格言。臣等將順天聰。綴緝舊典。發東觀藏書之室。得元和辨謗之文。辭過萬言。書成十卷。以其廣而寡要。繁則易蕪。方鏡情僞之源。尤資詳略之當。遂再加研考。所以理昔賢被誣之狀。表前王善鑒之明。實願視則倚衡。居則宥坐。絕其根柢。永杜其來。必也視之於未形。鑒之於無象。方夏后盤盂之誠。比周王玉几之銘。測深慮遠。取爲殷鑒。使播揚有所消其象。萋菲無以成其文。忠臣得納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徵之周秦。覃及聖代。必極精簡。有合箴規。特立新編。裁成三卷。謹繕寫封進。臣等上奉宸謀。竭其鑽仰。敢不虔序聖旨。冠於篇首云。

詩

上巳憶江南禊事

黃河西繞郡城流。上巳應無祓禊遊。爲憶淶江春水色。更無宵夢向吳州。

北固懷古

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畢構政事。爲開元第一。陸丞相象先。平陽齊幹。三賢皆爲此郡。

汨羅

遠謫南荒一病身。停舟暫弔汨羅人。都緣斬佞圖專國。豈是懷王厭直臣。萬里碧潭秋景靜。四時愁色野花新。不勞漁父重相問。自有招魂拭淚巾。

嶺外守歲 一作李福業詩

冬逐更籌盡。春隨斗柄回。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

訪韋楚老不遇

昔日徵黃綺。余慚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題柳郎中故居

下馬荒階日欲曛。潺潺石溜靜中聞。鳥啼花發人聲絕。寂寞山窗掩白雲。

盤陀嶺驛樓

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

鴛鴦篇

君不見。昔時同心人。化作鴛鴦鳥。和鳴一夕。不暫離。交頸千年。尚爲少。二月草菲菲。山櫻花未稀。金塘風日好。何處不相依。旣逢解佩游女。更值淩波宓妃。精光搖翠蓋。麗色映珠璣。雙影相伴。雙心莫違。淹留碧沙上。蕩漾洗紅衣。春光兮宛轉。嬉遊兮未反。宿莫近天泉池。飛莫近長洲苑。爾願歡愛。不相忘。須去人間羅網遠。南有瀟湘洲。且爲千里遊。洞庭無苦寒。沅江多碧流。昔爲薄命妾。無日不含愁。今爲水中鳥。頡頏

自相求。洛陽女兒在青閨。二月羅衣輕更薄。金泥文彩未足珍。畫作鴛鴦始堪著。亦有少婦破瓜年。春閨無伴獨嬋娟。夜夜學織連枝錦。織作鴛鴦人共憐。悠悠湘水濱。清淺漾初蘋。舊花發豔無人識。江柳送迎空自春。惟憐獨鶴依琴曲。更念孤鸞隱鏡塵。願作鴛鴦被。長覆有情人。

句

檢經求綠字。憑酒借紅顏。君不見。秋山寂歷風颼颼。半夜青崖吐明月。寒光乍出松篠間。萬籟蕭蕭從此發。忽聞歌管吟朔風。精魂想在幽巖中。霜夜聽小童薛陽陶吹笛。銀花懸院榜。神臧引鈴繼。題學士院。歲蕤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擬。以上並事文類聚。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賦巫山神

女。見雲溪友議。牛羊具特俎。武昌詩。見東觀餘論。心悟覺身勞。雲中棄寶刀。久閑生腔肉。多壽長眉

毫。有懷甘露寺。自省上人京口志。書空曉足睡。路險側身行。德裕嘗吟此句。云是先達詩。附記見桂苑

叢談。誰家幼女敲筇歌。何處丁妻點燈織。魚蝦集橘帝。休咎占人甲。挨持見天丁。洛

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世上文章士。誰爲第一人。老生誇隱拙。時輩毀尖新。漏瀼寒泉深百尺。奇

觚率爾操。諷諫欣然納。

李衛公集三十五卷。唐李德裕撰。德裕字文饒。趙郡人。會昌元年。自淮南復入相。封衛國公。衛公幼有大志。恥與諸生同鄉賦。元和初。以父吉甫爲相。避嫌不仕。穆宗朝爲翰林學士。雖屢遭讒外擯。卒以忠悃結主知。晉司綸扉。當時馭外蕃。制悍帥。襄贊密勿。制誥多出其手。所著有姑臧集。獻替錄。辨

謗略諸書世多不傳。四庫提要言明代袁州刊本。僅會昌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而近日流傳明本。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共三十四卷。惟割裂錯訛。不可卒讀。且正集內間載批答。別集內時附和章。外集附入周秦行紀一篇。未免失檢。其論尤涉朋黨之見。他若資福院記。三聖記。大迦葉贊。諸篇率沿唐代崇信佛老之習。今悉從刪削。其卷數則仍明本之舊。又掇拾散佚爲補遺一卷。附於其後。其各本異同。間於集內附注一二。原本舊注。俱增原注二字別之。至與舊刻異者。則詳注於標目之下。公相業彪炳。初無藉文藝以傳。而凝然握管。展布無遺。雖曰才優而道絀。然方諸明代江陵。其相業雖若相似。而存心則公私判然矣。次柳氏舊聞。乃衛公述柳冕之語。提要亦嘗疑其多涉神怪。恐非實錄。平泉草木記多記述花木珍異。其果出衛公與否。未可知也。茲姑置弗錄云。

光緒十三年丁亥十月上旬。深澤王用臣識。

